



山中人饒舌

特別
千4
1327



多
1327
卷



謙

竹田生自刻其印曰老畫師用杜詩語也老杜送鄭廣文詩曰
酒後常稱老畫師廣文畫師蓋舉其生自稱之言而稱也
余嘗讀廣文傳其詩書畫三絕之外著書數十百篇而不事
貧約澹如老杜所謂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檀所謂先生有道
出至哉先生有才過屈宋其人及品文苑之高邁何如也而謙猶
如此嗚呼非是生之所以私淋耶生逃於丹青而不許人亦先生其
自處清苦實如老畫師然其亦畫師者著書中注之憤致不
可掩也生雖可自謙而世豈無知己老杜其人乎哉甲午之冬生
山中人饒右百則出焉閱而許之因書其首

小竹散人筱崎弼

藤野深氏遺愛記

明治四十年四月三日
藤野深氏

山中人饒舌上卷

小竹散人評閱

予山中也。發云：山中人兮若杜若，飲石泉兮飲松栢。此言其分所宜，然則賦詩屬文，稍出其位，別論書畫，若畫耶？是書十餘年前所錄，專說給事，凡一百則。寒山子云：豈足干饒舌，余知世人必呼是書為山中人饒舌，固以為名。癸酉冬月。

竹田生

饒舌百則其具如杜若

小序是山中人肯照

慶安以來，如雪周文雪舟元信數子，師資相授，比肩互起，主張繪事，筆墨通動，氣格雄偉，名鳴百世。然其所傳，宋時院侍不及元四大家，若明石田、衝山諸老，故本邦於趙松雪所論士夫畫者，未得其傳，惜哉！董玄宰有言：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京師雪溪、長崎慶山二子，初學雪舟，資質穎異，時際建業，日久文運漸隆，為其所薰，深溶化，大有解悟，竟洗舊習，直法宗

三子西年能一國蓋以不入俗眼世不多傳

元諸家然所謂仙流金丹而未全化者也

二子後尋鐘壠起者京師望玉塘彭百川池大雅謝春星江戶
邊澹水馬晉陽諸葛監宋紫石諸州柳其園建孟喬高陽熊
變儒則祇南海宮均圃僧則心越百拙彦方及女子玉濤張華取法
於古馳裝於今或天賦其才或好古苦學或文史餘寓興蘭石
或修禪之暇游神於窠石春蘭秋菊各有所宜以讓郁于世矣
嗚乎盛哉予有近世僧史詳述之

余藏心越仙未定
周先生重述三尺

是種人持夫子自
道

孰謂先生不好
道學

但殊東涯雪山唐澤諸公字今人竟不能作百川淇園大雅無邪
諸先画今人又不能為其故何也蓋市氣使然耳石田衡山諸家
沒後窠石百歲及董玄宰出橫制頽波再揭法燈我有刮目
望是種人才出現矣

慨世之世不覺
饒古

人

書畫小道何足道耶若彼昨膺聖教講經談史抗顏坐皁皮者
實學事功志恐不能及百年前諸儒也

今日画有二派一曰狩野有墨無筆一曰雪舟有筆無墨蓋流弊
如此非直指畫舟元信二子而謂也如土佐氏別派是一派

又有稱漢書者亦分數派曰京派曰攝派曰江戶派曰長崎派一長
一短互有得失保左一步乃陷大澤學者其能審之於始焉

所謂漢画注々有極俗俗間所傳明清諸画畧得形似而用筆
卒畧施彩輕塌其意在不急速成以收重價不及狩野雪舟二派

也遠矣惜二派後也傑出者少其道轉為茂草孟子曰蓋及其
本二派之謂歟

漢画中間有筆墨正清雅風致恹然者然家數頗少不上作者或
世山川雲霞鍾秀海內領毛花亦呈四艷時不知後也未借誰之

引征佳法左右
達原

六子孟子亞有子
爾之嘆

山皇獨也

前時時西府西康南之
東國一扇百錢而不
佳及至勢同橋板之
於湖以奉獻祝仲

筆以吐其氣矣。意有此景而無其手，可不慨嘆哉。
董玄宰曰：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欲作祖其可得耶。意也。
世他無斯人，筆墨之不及前古，固不足異也。

大雅池翁書畫俱高，不入時眼。至後聲名隆起，無知不知推為
當時第一手矣。夫山嵐美玉，草木澤焉，水蓄明珠，沙石光焉，有
寶者不掩也。如此豈唯畫哉。

亦夫子有道

池翁句鑄一印，云前身相馬九方畢，誤為作方九方畢，每幅常用，遂
不改刻。其人骨膠洒落，不為物所化，不可見也。又所作之字，不在畫下，
而價頗低，蓋畫猶入俗眼，字竟不入也。昔人云：畫視書微不及者，品
稍下耳。其言或然。
京師福子惠家，觀明人便面書畫，計三十餘，裝作屏風，並名家真
跡，珠玉合輝，照耀一堂。家後更出一屏，凡風竹、竿、火、正、錄、葉、不
稱之，迺池翁筆也。揮揮交紅，下擣不疑，狂雲倒奔，怒濤橫決。

如觀其也

觀者爽然自失，蓋此兩膽力許大，歷太山、吞河海，覽前之所觀，便
面書畫，悉丘垤、行潦、頓減神采矣。

世之厭惡不者，同之
而為坐矣

世稱畫室精者，引證古今，盡一辨證而注，有披砂失金之
說矣。東山曰：筆上人善，筆池翁常語。余曰：翁真跡甚佳者，偽造甚
拙者，一覽輒知，不俟人言。特至遇真跡，稍劣，其偽造甚工，豈謂混矣。
以偽為真，可以真為偽，大不可。蓋前跡日損，月減，而無復有增，可
不愛惜乎。鑒者宜宜看眼留意，不可放過。可謂善論矣。又曰：
池翁書畫數度，然大雅有上種，其一布置穩雅，步趨古人，署有曰
三山道人者，為甲歲前後筆也。其二逸筆飛墨，如名士事，始歸
林下，寫中野，行散自由，至蘭竹、棠石、欵題，真用畫筆，字畫花
葉，相將假署，口霞蕉，俱為晚年筆也。

世人善其區雅而以其
逸筆飛墨棠石欵
適而遺其真為所
以失矣
春星亦有白而不揚者，此段忘齊語

大雅逸筆、春星、戰筆，二老各有其稽古。
大雅正而不譎，春星譎而不正，然均是一代作霸之好敵手。

嘗觀春星秋山行錄同用筆傳采全然明人至其生宇橋梁在置
點景取諸邊境所有之實景故景新法在用字亦深高名下無
虛士詢不誣也

春星所構俳諧
尚少人焉

文上韓柳詩三季
杜亦有以字者乎

雖然歲一幅上何
不可

元祿間芭蕉風寒其角教輩中以俳諧歌鳴春星撰三十餘人自
因其像用減筆法近日西史所寫人物面孔鬚眉以至衣摺縐紋用
筆行墨一問便巧點別開一體其古不同蓋春星亦之備云
古論人物必曰顧陸而顧實不及陸論山水必曰董李而李竟不
若董也近日以大雅春星之有連稱亦屬不類蓋董居常教論此
世俗從影附聲重寶世而遺跡亦藏家所不獲者以爲至秘也
余中宗斯翁也至矣而人紙寸楮無一不收蓋寶欽其人品格企及難及
不敢認逸毛徐林松煤殘瀋以爲他物之真面目矣不獨家之貴
空購亦無力也
皆川翁之於蘆雪松亭翁之於春星道載三羽之於月露茶山翁之

王年門堂一濟南而後
悔之亦不易得

於月溪終身愛許稱贊不惜嘗聞李嗣先中林虎面品論載文進香神
揭之六要擠沈石田爲僵置之四病共世之所通論一相反蓋人好尚不
同如此

京派領毛花亦專力寫生用筆寂是柔媚賦色亦極鮮新花之正開
背而欲放欲萎者鳥之刷羽啄蟲若飛若宿者春秋曉昏風雨陰
晴天機所寓意態情性一逼肖無不窮盡其法雖不古亦有足觀
者有德舉吳俊爲寂至山水人物不入賞鑒也

應遠晚秋野州園中園花葛花桔梗天竺龍膽等雜卉數十種離披
掩映青綠粉朱縱橫塗沫彩繁奪目畫成後再用銀泥亂點作露
花凝結狀奇想天墜非其徒所得而企望也

嘗觀吳春秋江維是圖用焦墨筆化枯蘆一散散花和里坐從手
澹澀帶作芙蓉一枝胡粉輕點媚態橫生如整婦俯首將哭狀維見
從花外聯起流寒蒼涼宛然江上秋晚急雨將來時也正是平生

傑謂志岸如散翁
詩補句而味滋吳春
則揚誠齋以氣勝
不知此評當否

杏堂竹石忠告
春岳不任攝
人之見守

得意筆

大段府人春嶽專心極古搜訪以藏家秘冊真本亦戶榻寫精竭髓而不知
倦卒以瘵死余一識其面信為古之士也自道學黃宦山樵及觀其藝結
構品格共瀆杏堂長竹石相似猶是攝派

嘗聞大雅家貧書畫卷軸無一不貯敗筆兩之枝亦漠然被塵而其心
寫筆箋隻紙天下爭求獲者以為至寶古人云氣韻不勝生而知之或
其然歟

昔人以氣韻生動歸之軒冕嚴穴然二百年來坐嚴穴中名人代出至軒冕
寂然忽問矣或言雪齋增山疾書畫軼畛畦而直上迥是其人余未見
其筆墨而作竹石一幅贈讚人長徵因辨竹石道人徵素能解此理

者尊宗如此侯蹟可想
讚人竹石紀人介石取著世目為二石然其所作不同竹石以駘宕蒼潤
為主介石以疎逸曠淡為宗余於二家各有所取

類子成藏畫僅數畫
而其著畫身引往顧
卿亦不藏畫快博學不知
畫空畫手衝敵者注
大捷而連營數千此相州
九節度輒取敗血是
僅所保愧而子思先生也
僅藏侯士及畫頗有韻
致不負其名近時福山
侯亦得畫大史隨之若抱
一公子而則所謂不入侯
鑒者乎
二石評至當非是眼
不能以字

杏堂自能一家五岳
時童子之師耳

師建孟喬者余記二人一則竹石一則南溪同一祖而各有變通南溪京人墨
枯氣薄少遜竹石也師謝春星又記二人一則月溪一則棋亭一則守師法
月溪中年愛學忘舉名世棋亭記姓名時敏傲居大津東游日造其門
時年望八神明不衰篝燈下所拂無倦而筆益蒼老至大雅池前則踵
其躅者五岳福元素亦著杏堂春嶽熊嶽數子皆出於五岳之門云
南紀李梅溪相傳朝鮮王之孫元和未避亂歸化烏龍書士人不甚知重
南游日購一紙價極賤乃歸京每人必問外石南嶠之子頗足敬其授題一絕
於扇頭云示代春末二句云不見人間嶠共石唯知地下李梅溪南嶠亦南中
閩人

淡墨不惜谷子文仕字僧月儂及此瘦筆乳擦後用淡墨少湊合之蓋谷
子大存古法至月仙專出新裁古法全盡墨裏昔南游於一醫世家觀谷子
猴猴圖學僧收溪吐逼真
谷子好為仙佛用筆通勁賦色濃厚其意蓋在復古也至山水學為夏

有識之言

居霸府所以有霸氣不必為接與可耳

輩不悅倪黃諸法同時有馬孟熙者名文圭號寒巖良子也與谷齊名亦以院體為歸答邊子逢鳴書曰山水師宋端人物師吳偉花鳥師林良旁以戴文進吳廷振車林之雲鍾欽德張平山趙悅竹輩各合而出之又曰夢當究其一家筆有來歷專心深入以為得也惜中途而大觀其學好古若永其軍後來造詣必深不使谷子擅名關東也

武州東接奧明風土相近奧明古假夷城人馬驍勇俗尚氣節竹洞論江戶派曰多霸氣非無謂也竹洞庵人寓京師鬻技自給山水人物花鳥悉有根柢能持論其所否止未可限也

邊雪居共竹洞同鄉相善精賞鑒收藏甚富家善臨撫要一竹一木一原本相同唯有之求所謂如三人筆筆專替古人傳神也或談胸中無丘壑雪居曰傳摹移寫亦是六法之一

餘夙夜綿春塘居大雅堂大雅堂在竹洞園下以終其世後後子相謀建堂今地命曰大雅堂後置祠以為春秋香花處至今尚存一歲計

杜門不出儻書自糊州樹不除階庭不掃殆十餘年終羽然世間隔人罕見

知已一言重於千金春塘可無恨矣

其面也山水做文待詔細筆擦致筆以墨氣秀潤明淨又設色菓蔬濃厚絢麗深得古法自道一水一石非經五日若十日則不能成素堆案非意適興到時又不教作古人賣山生活我不能也故傳流甚少余嘗論曰大雅後後撫翁逸筆藏拙取捷其後洵繁獨夙夜以工密見長傳正恥於應奉吳春鷹揚席視之際律也

古人書畫有借飲興而作者紀至空然蓋醉中自有天趣而異於人為也紀酣飲始適其諾墨妮不休稍醒則輟一幅或經十餘醉甫成至其合作使人神往掬之不竭但極醉時放筆頽然屋宇樹石模糊不可辨別也

余許紀畫有三樹身小而四面多枝一可也點景人物極小望之猶知文人逸士二可也洪深致擦深遠透紙背三可也又有三稱人稱屋三稱樹三稱山或曰苟作畫悉當然也何唯紀而已哉答曰然而今史不為如何也

清人孔石村著畫訣述渴深法大原吞椰青仿之吞鄉音東奧津輕海濱民家之子有異才能詩工書書學張瑞圖頗得溫奧然性好奇計屢于

玉前自得鐘子期

僕初時左金吾辱過先人尋志勝松前而去

律聲觀其里三山水
大幅詳松神雲若
到秀間今往來記
懷然以其闕竟難
置替詳實八詩

此則不及後事必
夫觀

諸侯不能純一其藝識者惜此
瑞圖書、本朝流傳極多、藤山悅山禪師年張相善東渡日所得未云又能竹
大改府城南大仙寺藏三幅、森竹窓極言其奇、及府墨竹第一矣、癸酉夏晴史
閣主同余往觀、果妙品、深愛其筆、意有所感、口占一絕云、隸枝草葉
石花白、嘯月吟風野水涯、如余一編青史上、黎光猶不照斯人、武傳曰、弟潛
夫奉母航海、匿跡本列泉州矣、未及考、
晴史閣主者、僧大麟也、有所悟、衣鉢外不貯一物、大德寺東有舊小刹、依
住焉、一日余同諸友飲某花園、時粉白黛綠、滿坐相映、麟後至、頻頌教誨、
頹然而醉、脫衣偃卧、杯盤之間、放浪手足、轉側數次、鼻息雷鳴、少焉醒、
漸起而欠伸、旁若無人、徐以衣而去、又有法侶住丹州者、勅入宮中、賜
紫麟寄詩云、拾蜺撈蝦枯荻外、笑看彩鳳舉丹丘、余西歸、病處、今
能健否、

紀州改上寺僧比丘者、麟之法兄弟也、能詩、吟咏道情、今摘山居一首云、一身容

律詩用入声韵六
自不凡

此和高尤巧、西紫陽
元余藏數幅、謗
之佳、知可珍也

屢無長物、只此山居、纔帳、屈觸物猶嗒、樹上瓢、蓬人時把松枝拂、坐着雲起
笑忘者、行值花間、攀拳獻仙、綠蘿窈窕外、夢初醒、日照禪心、俱髮、布、又嗜画、
亭觀六祖圖、合格不俗、余每值画史、之能詩者、文士吟僧之善画、必亟亟錄、蓋
意有少慨、不唯河所其好也、

所謂師悅山公即
潜夫

世有明人王鑒、所著詩教三卷、悅山和尚廣到其徒、百拙作跋、有同、無画、張
公瑞、固出身、明勉、位至相府、方氣冠百僚、弟潜夫、仕拜翰林學士、龍鳳
同時、無畫書、也法、怡、流傳於東、桑者多矣、人皆知有其端、固不知其有
潜夫、惜乎、明鼎已移、潜公、歸晉江、聘不出、疾、風見、勁州、勉信、直指之道、
其南、岳悅山、和尚、為同門之、莫、送、師、少、卓錫、於、陀、巖、公、為、中、野、服、敲、開
數訪、每、馮、蕉、葉、唱、和、授、以、王、氏、詩、教、師、以、禪、餘、手、自、寫、完、東、渡、日、衲、一、盂、
飄、然、偶、携、小、策、想、以、友、誼、弗、讓、而已、又有、拙、讀、展、替、夫、寄、悅山、和尚、詩、感、終
身、不、食、清、粟、次、其、原、韵、七、律、一、首、併、載、跋、後、云、卯、金、樂、作、地、替、回、醪、熟、
晉江、疎、柳、隈、國、步、天、翻、嗟、海、愛、春、風、鳥、告、見、花、開、禪、海、叩、扉、數、相、過、詩

文中未見張兄為表
蓋如趙文敏兄弟
身

教托魂遠此未冠蓋古丘尚昔鳳皇空去鳳皇甚王藉拙斯言張兄弄通為
失明之喪齊也雖然專道潛夫不道瑞國但瑞國舉世知之故不道字抑有二迴
避字近日書賈圖利以詩教之不集謀毀其版補刻明清人詩若于首更名
古今詠物詩併批跋及詩刪去為故詳錄以俟後考

余藏達磨末筆
因一幅多名字印曰
釋子洲上有高泉慧
日氣高山斗修攝人
主一枝蘆葦筆古
津梁十洲不知亦黃
藏少冊題首曰近日不可多見之竹

蘇山院逸元即非而後涉書畫者世相絕不絕至大鵬墨竹及解畫最著鵬錦
嘆前南中人也好用熟紙恣筆逸宕所恨唯氣未清耳弟子奉鳳住壽
之宗福寺年近八十能守師法而逸宕不及也聞近來病痺不能復把筆余
月儂淨土門僧也住勢州寂照寺畫山水人物時名躁錄四方請求者庸至當
揮灑際夜以佳日致費巨萬勉年建山門修心殿唐賈任疏振故貧民遐
近頗遍為今觀儂由人物而疎朗與迫塞處雅因多作漸致精熟又是
天趣此諸時輩迥異

蘇僧否
儂以食錢落聲聲死
後以其全的官以備
振故人做眼馬亦奇
僧也
人情畫仙必題自他之
詩曰忽人感悲病也

仙同門有板應者住江戶 佛心院 增寺 邊子蓬島寄得禊門寓請一也

亦在應勝瑋耳

謂明人作託淵子檀園送江戶贊諸善畫家即應筆也今轉藏余家古怪絕
俗如不食者非儂也然一時寓興不多作故世間傳者遂少

和尚名湛空字旭亮號岳陽又号熙養又号苦叟寄居江州山田之不動
院平日講讀經疏裏足不敢入城市余觀其所作露竹題曰相倚雲根保綠
筠落華懸玉色纖塵幽盟長信文房會四愛之中隨一痕丙寅龍生日擬夏
仲昭露竹圖除此不復多見然一班之美足以窺全豹也

相國寺僧維明以善梅劑數觀其蹟用意甚勤時輩不及也回憶寄於
能存畫梁前家見墨梅一幅盤枝屈曲斂筆花容解意以為元人作審其
款題石涼帽頭楷書云僧雪村實絕品也嗟前修之不公何其如此

紀人蔡嗣黎號玉州以善蘭菊余友杜仁里嘗藏長卷花蕊秀潤布
葉便妍覺出香霏拂襲人裾裾野居以石受業其門美嘗聞木蕙葭葭大
賞許為武然後觀金魚圖及山水俱不及蘭

榮翁謂祖仙古凡
祖仙所以贈詩其
後再作西皆用祖
仙名印翁詩甚似
東坡

如韓幹之馬、戴嵩之牛、吳道子之觀音、李公麟之兔、
者也。近大及府有祖仙者，善猴猴自攀援飛騰，速則草掠蝶拾，
伏意態曲盡，具究其妙。榮翁亦有贈七古一篇，稱揚甚勤，
名益彰矣。或云：擦毛不用筆，唯入室弟子始得使法，
但其人目不知一丁，工致有餘而風趣不足，
不得不歸一壽於古人也。

公每抑人所喜揚人
所忽亦顯微闡此
之意

山中人饒舌下卷

律忌誤
善忌善誤
精亭書非不佳恐
馬東坡

書法闡紐透入畫中者，唯精亭先生所作之竹為然。余夙喜晴一枝枝用墨圓
熟，墨瀟瀟蒼潤，分枝布葉如昆吾刀鑄玉也。自題云：詞人常稱雲似絮，雨似絲
雲豈絮乎哉？雨豈絲乎哉？可見物之相似者皆非其真也。余畫此竹以為蘆則
非蘆，以為柳則非柳，果以不似為真，則我乃得其真矣。試問定前竹不能
答，倘使竹道汝畫下麼似我，將以此答之，其言超可謂畫竹三昧矣。倪迂
云：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辯為竹。先生蓋似祖其意。
先生家所藏明清人書畫十扇，悉精妙。金戈玉骨，竊為偉觀。中有吳範
庵行書七絕，先生素善坡書，自言獲此後豁然始有解悟。又有王石谷枯木倚
篁，極佳。

雲煙迥眼後，狂性未肯中。夢寐不能忘者，頗多。精亭先生席上所觀水墨
羅漢卷，就中當作第一。先生作跋以為李公麟筆。
近儒以六法看稱者，細如黍，皆淇園二羽為尤。淇園家居教授不仕，性豪奢。

如集思非世用則
敵其學為世用則
近儒亦罕

玉山自鬼賦

定齋
詩亦公家事故
論而不覺及之

講讀聲與絲肉相紛起時披^聲縱飲鴨水之上學或一家著書等身畫山水蘭竹
縱橫恣逸饒書卷氣固不亦合格世以其人為貴也如來亦巨儒能詩魁年米澤
侯知遇殊厚侯有質聲國內大治如來與有力而畫未及之見想亦淇園之派
近日題畫詩學宋元及明人唐祝輩頗得其趣揭予所知詩佛如亭子詩登
錄詩仙去茅橋相對枕清溪山色蒼蒼樹影低薄暮岬鳴風欲起海舟繫
在小橋西如亭云聊將垂筆成秋景黃葉孤柳碧水涯若作它年投老地槿
羅芳舍即吾家頗得其趣只覺骨格稍歛耳秋子羽玉山有題畫數句云
青山忽不見知是飛來雨不知水深淺試放菴生去獨抱孤琴去不教漁父聽
可謂淡而有力矣夫負學力者豪而粗放倚才添者巧而儼弱今日詩人之
通患也

巨障長卷空七言歌行少陵最為當行小幅冊頁宜五七言絕句或新句題之
亦佳唐祝迺存色雖然作者各有所長或繞一萬言或僅一三四字或壁窠
或攄頌後興所到一氣呵成短不覺短長不覺長或渾然天成或自自立

蓋亦在其人耳

考亭翁詞絕兩
然猶有賦可進至
公則詩海中之獨
就

圖畫上題詩唐時已盛宋元後間有題詩餘者但吾邦未多見嘗親祇南海
題畫梅一詞惜失其稿近有考亭先生漁歌子詞題某畫樵者漁夫農夫謂已溫雅
詞亦巧緻錄之為畫苑補一缺也樵者云運熟峻巖不覺難詞跨牛背步漫草作
禱薪作鞍橫笛聲中月已圓樵夫去盡獨歸遲一曲却腔信口吹大迂迂翁呼見
林外孤燈初點時漁夫云泛宅生紅蕖傳家三世綠蓑衣醉月釣咏風歸
不管人間有是非妻理釣絲孫戲魚一家潭在水雲中張子和陸龜蒙不識風
情豈得同衆夫云原田一半倚層坡祖祝雅輕勞力多畦無水奈何秧踏翻車
卷白波活計百年何所有煙蓑雨笠在漁歌晚粟飯尾盃酒飽殺全家兩三口
余幼垂及詞頃者自無漢大係以宴清都一閱今世于此云柔櫓柔何處伊軋響
乳鴨蒲外鷺為拳塘西轉去槎頭折柳千絲萬縷何論帶葉和花胡亂把扁
舟繫住那老拳甚似無情看却有幽趣數莖蘆筍穿魚擔頭高跳望酒
旗去狂歌任口橫信手吹自然天譜渾家逐團圓樂都不道殘崖斷渚七十年

雪笠煙蓬蘋風荇雨

邊子蓬嶋喜任俠年稍長折節學曲愛吳偉之蒼勁通繁千里致書遠師馬文
圭家負賣技自給婦性雅淡精煎茶客至命洗瓶候湯拂地對啜予偶夜歸
酒渴款扉索茗時麗譙四鼓已近夜未就寢登樓玩月卒然口占有贈云今宵
光景倍無雙遠寒集閣吹枕南戶涼風通北戶窓斜月到東窓短床翻
帖夫臨面小屏裏茶婦剔缸拍手相看高話古似移生計憶滄江余少受六法
亦斯翁其潤子檀園

如讀白香山集

板橋用鄭廣文事
以日性也

檀園以技官遊江六西歸日送司中藏畫山者所為古柏竹石一幅用筆生
拙然墨氣甚厚自題清人鄭板橋詩於上云十載揚州化畫師長將赭
墨代燕支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素抱既卓書法亦老檀
園舉之贈余曰予筆絕相似

乙丑歲檀園予入京時禁中懽書院新成詔徵能手圖其壁有司按籍
進者二百餘名余聞之私喜曰藉中必有一二俊傑精究六法誘道于後輩張

皇斯道者留滯三年周徧搜問卒無所遇悵然回棹而歸

天王寺浮屠元和
後母建者年公不
空厚居西倚簾
寂可謂有識矣

余甫弱冠東游江戶途徑政府欲訪木也南偶有人拉余將登天王寺浮屠曰
豐聰王所創閱年既二千餘不唯魯靈光巍然獨存也余不肯遂見世南明
年西歸再到則世南已沒浮屠亦焚滅矣

畫改之畫當時人
不知價之今則遠
近爭購公具眼
既有是言

木也南名孔恭所處之畫名曰共煎葭博物好古善賞鑒精州木鳥獸之學又
藏法書名畫金名畫日解及夷蠻所出異品奇物充積棟宇家故饒裕為其
殆傾倒尤好獎譽推挽後世不惜齒牙凡有才藝可觀者必傾心結納其人
文滿四方當時人士靡然爭趨葭葭畫之名布海內也善山水蘭竹窠石小幅
間雅清穩操法近世其意蓋在自娛不必抗衡古人俱幸上東而一片耐古
之氣富得然自見矣若天假年斯人使予游門下以得指授寔也不才於或仿
佛古人之萬一矣嗚呼

宋翁右國字士考性知易牛物不遺書畫俱不甚巧然卒然天趣從肺腑出
與王宏老人友善風趣亦相肖好賦五言詩亦淡逸特喜余畫曰我衣鉢

翁有鬼筆江玉堂
有鬼春葉亦皆
名成一家

考南頓字
跡其人呂向出西昌之
三可欵也

後來可附者唯老子耳余不敏故固不敢當然知遇之感不淺也因識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頓後始盛南頓名詮字衡齊吳興人專
保中意徵到長崎鎮進畫數幅皆真畫甚夥詮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艷時
曰評平日久人漸厭厭雪舟元信狩野二派故一時憲稱南頓命然爭趨其詮傳法
時人能斐斐傳諸江人宋紫石紫石字紫山世其業矣

伊字九海山水李隨安用雲墨竹清箇中寂表者也己巳歲江大來梅圃者
至工山水排鼻自喜但覺之情潤致耳府于固聞其名傳令徵畫潤筆

頗夥穆圃傲然不顧視猶士女西歸日後檢其遺篋緝素封完如素或
有僧人所囑點染不吝嘗作天台山圖一卷贈東肥僧直家湖曰三樊手石橋

女史善畫者玉蘭後形管之輝彼是相映後先無絕然以予之所見森
冰仙為最也嘗訪阮秋成翁於南禪寺之鶴居僻懸冰佛畫美人裁縫圖

因用白描法或裁或屢或按尺度量婉然顧盼窈窕閑雅聲容如掬
筆亦纖細而潤纏綿不浮秋成翁道冰仙平日所造盡係婦人理針絲活中

冰仙者竹憲先配古
川素恩之妹非表
成也名園葵字

小淑冰仙其神

饋筆不敢它及焉後於高寸田處觀其白衣觀音像高六寸許慈容肅穆使人起
敬矣冰仙竹憲之妹素與先配惜中年而夫故所傳不甚多

予藏宮本武藏畫布袋和尚像筆法雋穎墨色沈酣可睹二點其射人又觀設
色馬十二匹施朱填粉極濃厚而無俗習至鞍轡鞭鐙諸具按古式作之又故未

德大夫大石良雄亦能畫世多傳其榻本予編斯廟書至雪舟狩野二派諸子宜為
不錄而宮本大石三學二派者然亦不能遺蓋有所少慨云

文泉子云天十為文不得十如意於畫亦然而遇少如意觀之自娛藏身弊
帚或有人探筵筓司取去悵然久之嘗為人寫梅題句云老萱嫁女情相似唯

要終身留得看後園李竹懶畫膝有句云畫成未擬人將去茶熟香温且自
看畫之工不固不敢言至其溺愛一也可發一笑

元遺山有論詩絕句近人擬作論畫絕句紀玉堂仿此體有不如拋筆
對真山之句宋僧若若摸馮雲山以為寫真亦者漸眾因謂世間宜假不宜
真亦此意也

百兩片之老萱
不姓不嫁

坡云言其土所謂
幸能忘懷者

余性嗜書畫，凡遇佳品妙蹟，意欲必得，念之至夢寐，不能棄也。玩物喪志，一語信焉。昔輩好藥石也，清人姚恆，敗是語，謂出偽古，文尚畫，施辨頗似有理，然不過就已所好，曲作其說耳。唐王涯好前古名畫，充積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甘露禍起，涯就誅，注米人曰得卷軸，皆剽取奩盒金玉牙錦，餘棄道路，車馬踐踏，悉汗損矣。噫，名畫豈有何罪，而遭遇若人，惟是虛相乎。東坡規蒲傳，正多買書畫，曰：吾近年視之，不啻如畫土也。後人當規彼翁為法，而王涯為戒。

謝肇淛湖不喜雲林，近人王冕亦然，曰：枉羸病夫奄，氣息甚壯，其言然。近日士夫動輒作枯槁筆，高自標榜，迺謂曰：仿雲林，嗚呼！斯徒不足與較，然躬自不量，不啻取笑識者。何景迂翁故言及此。

士人又云：我筆高，故人無喜也。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玉斯言適俾自高者藉為口實，可笑。

文章大抵百年前情常有餘，詞則不足，百年後作詞常有餘，情則不足。

如畫者不能道之

借使我作正德前人，不願作享後人也。宣尼論禮樂曰：吾從先進，吾亦有然如雪舟狩野二派，野則野，不可一聲呵棄也。

世或視畫以為無益，蓋未會其趣耳。夫畫之為趣，恍兮惚兮，如高壑如深谷，初望之，覺無路可入，久之，熟玩如仙子從空而下，頽我指，平濛濛，際其裏，妙境洞奇，景土樓閣參差，在若盤曲，絳節羽幢，容其間，花竹薰馥，禽鳥和鳴，朝夕披對，愈又愈，熟則心自靜，心靜而意自清，嗜好欲清，為聰明生焉，不可動之以名利也。從是以往，仁者樂壽境，亦為不遠。文衡山先生壽考，人為平日寫雲山之所致，但可為智者道，彼以為無益，未會其趣耳。

論者必曰：畫有補世教典故事蹟，使人能知所勸戒也。夫今人所寫人物，則必聖賢貞烈，山水則必山海地圖，子屋木則張華漢宮，子墨跡則又三神輿服，予我恐不能必然也。然則果無益乎。夫晉唐以來，名鄉逸士，明憲淨兒，寧興一寫，意後人傳之，以為至寶，或謂之士夫之畫，或謂之文人之筆，豈無以哉。宋宗炳畫山水圖，序曰：閒居理氣，拂觴拭琴，披圖出對，坐究四荒，不達天勵之鼓。

揚神二字刻印

獨應無人之野。峰。崑。嶺。雲。林。必。漫。聖。蹟。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意。余。復。何。為。我。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蓋。神。之。暢。不。專。於。山。水。一。途。所。南。之。於。蘭。雲。林。之。於。竹。亦。各。從。其。所。好。而。暢。耳。

唐居士山所開
此詩神聖命能
物紀古畫之志非字

同。一。山。水。也。靜。者。作。此。則。使。觀。者。自。靜。躁。者。作。此。則。使。觀。者。自。躁。鳥。同。一。花。鳥。也。寓。化。工。於。筆。端。者。作。此。則。使。觀。者。撫。時。寄。興。以。樂。天。機。專。形。似。因。利。者。化。此。則。使。觀。者。目。悅。情。湛。其。心。自。泰。焉。蓋。作。者。以。斯。心。而。寫。觀。者。以。斯。心。而。符。萬。里。外。千。載。後。其。間。不。容。直。髮。譬。猶。射。之。發。於。此。而。聲。之。應。於。彼。也。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夫。筆。正。則。使。人。又。正。故。作。者。宜。以。法。而。作。觀。者。宜。以。法。而。觀。也。

所謂雜文王雅典

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揚。升。庵。云。書。三。分。當。用。古。人。法。七。分。當。用。己。意。大。凡。每。人。各。具。真。性。真。情。頃。自。出。于。眼。而。生。活。不。可。寄。人。難。下。也。昔。人。云。文。章。以。氣。為。主。畫。獨。可。不。然。耶。故。張。彥。遠。云。畫。之。氣。皆。須。意。氣。而。成。非。懦。夫。所。能。作。也。花。卉。翎。毛。猶。五。言。律。詩。乎。著。筆。較。易。或。可。窺。古。人。之。門。庭。僕。侍。於。漢。魏。古。詩。乎。後。世。竟。不。可。及。山。水。大。幅。猶。七。言。古。詩。乎。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最。

肥心之妙不讓旅漢
浪以神聲言詩但
獨不及詩錄何也
佳入宋連仙公案

葉離系亦於小景
厚無於山水觀而雅
法而瘦者其猶得
詩錄乎 李于

要。巨。觀。稍。小。於。七。言。律。詩。乎。巧。整。中。兼。見。風。韻。扇。頭。小。景。若。畫。冊。乃。絕。句。也。羊。致。楚。珠。可。人。意。

時史針破

一字不高者李咸惜墨也。波瀾活動者王洽濃墨也。抑揚起伏者陰陽晦冥也。墨竹墨蘭用飛白左右映帶。亦是此意。如此看來。化文章法。又可以法畫。詩人咏物。畫家寫生。同一棧軸。形似稍似。易傳神甚難。如孤山處士咏梅。諸作每字句盡為玉蕊珠花。傳神也。時史采菊者。為陶靖節。對蓮者。為周濂溪。醉而倚。羨者。為李謫僊。坐而看。彼者。為王稷玉。句是借。人物而證其人。或除菊。若蓮。若美。彼之類。則不知為誰也。故宋人而論寫生。固。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意。心。否則。君子十人。貌同心異。賈賤忠惡。笑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是也。近醫論古方曰。萬病一毒。毒。亦有一毒。曰。不讀書。俗間。尚三絃。多。忘。琴。琴。主。志。喜。其。音。而。不。顧。詞。意。如。何。蓋。唐。時。已。然。白。樂。天。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只。唱。聲。近。日。畫。家。多。尚。形。似。而。不。知。風。韻。何。物。蓋。宋。人。亦。同。歐。文。忠。詩。云。古。畫。三。意。不。盡。形。梅。詩。咏。物。無。隱。情。

梅蓋梅聖命僅謂
此詩神聖命能
物紀古畫之志非字

亦高友也

詩中有畫，中有詩。昔人評顧亭頭語，王輞川詩亦多道畫。倪迂書畫淡逸，其詩亦然。石田詩雄渾，衡山詩清雅。六如詩穠醇，玄宰詩秀潤。至書畫然，故詩逸而知其畫，觀畫而知其詩，其然而倪知其人。

未敢似与上房看公
意蓋無意不知安
作者欲使天下學
上進耳

東坡云：此詩必此詩，便知不詩人。畫家亦忌形似，畫竹似竹，畫蘭似蘭，是必此詩之意也。近世又有二種形似，學倪黃而倪黃，仿唐仇而唐仇者，二身也。禪家所謂學我者死，既以為醜，然似者猶不可得。况真者耶？故云：優孟救孫，托有典型存焉。撰詩難於作詩，余云：謂觀畫難於作畫，胸中有古今，畫理存焉，眼中有許大神光具焉，而後大光明照焉，好醜妍媸，無地潛跡匿影也。那箇若心，豈唯作者吃丹，識粉之此哉。

可為讀書法

古畫高妙，噴之嗟嘆，舉世皆同。然展閱後有取之為法，日維新者，有置之不顧，依然故步者。

以下多以西學為
附之言非筆話也

世大氏不知古畫妙處，故指之不足也。若一深指，知其高美，如顧亭頭嗽蔗，漸入佳境，欲止亦不可得也。

近史人物衣冠，用長心筆，輕施去，無頭尾，無起伏，曲折無勢，斡旋無力，共錢線。蘭葉諸插法不同，恐非古也。

近日點苔最憤，濃淡疎密，界無辨別，卒然下筆，如在啄地，不知復有混點，渴點，攢三聚五諸法，而又各所施也。

心與目通，目與筆合，所謂意在筆先也。今人點掃輕疾，急不遑故，心與目乖，目與手及，亦不及古會一端。

時史邀悅今俗，不欲專學古人，意作道語曰：地之相距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亦數百歲，欲作類王倪黃，其能可得耶？且自古自有古之法，今自有今之法，學子者何泥于古，而于今耶？人始唱，眾口相和，卒使海內誦之矣。可惜可嘆，呂子之思之，神將通，傳之，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學者其勉諸。

時人學書，不論工拙，有所根柢，遠則晉唐，近則元明，方如尊國近衛志津磨之屬，皆然。畫史則否，水石屋舍，翎毛花卉，皆人請求，突然命筆，無所考據，盡取諸臆，不知古人矩矱在何處也。儕者已妄，承者漫然，或試叩之，茫于失其所答，流弊如此。

俗醫亦注有
中說

寫例時人所喚醒
時人

何也諸少思諸

燃犀照妖人烏瘦也

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此為我輩下根者說法大是實真話至本末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止根人始參其地住安人或謂獨徧之意不甚難知蓋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也若夫謹細巧密可勤而到逸筆破墨不可學而得庸史不解蕊視以為易作或乃至嗤笑之所謂無緣象生難度者一生住在魔界而不自知也然謹細不能竟藏拙於枯淡或託狂逸以為高妙此種人以為不欺

西晉人呂氏隨馬後真是論象畫皆然非獨也

厭煩之人恐不知此妙境

世悅山水眾口同聲六耳食諸薛嵩之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窮以又竟非為論夫人品既高下筆自然高遠其理不得不然徐青藤老筆美人陳白湯水墨蔬果別具神采韻後人熟識之昔趙松雪歸林下題錢舜舉茄菜幅云交游東來往休相天肉味何如此味長你畫到此寓意非淺有至道存焉勿作畫觀李日華云給事必以做茫懷淡為妙境昔人苦其不如此至或再澀右而後揮灑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其用心可知也紀玉臺荷解此旨

故有取斯人

亦是文章心法

字詞心法

聖傑華日字人項門一針

心欲小膽欲大心不小則不能恪守古人之矩矱膽不大則不能剪伐時史之町畦心小而膽不大則為刻鵠類鴛鴦膽大而心不小則為畫虎類狗

本邦人性輕疾西土人性遲緩氣重固既不同故學者精察孰慮之而靜以養心健以運腕筆力遂穩墨氣沉厚以游斯之軌也倘或不然則磨硯屢破埋筆心塚欲觀董巨之圃與豈可得乎

佛家以無修為證為杜指也畫亦然蓋有風根是為唐詩云吟詩恰似鍊仙骨裏無詩莫浪吟詩畫同轍畫亦從骨裏得來故予謂強詩不及讀唐詩宋佳句之得趣強畫不及玩先世名畫之為妙也但不自作者不解得自作者亦不解得如何

畫至若心之法

本精神到者不得用筆不工而意精神不到用筆工者特宜撫仿古人精神到者自家主脚諺云長者萬燈不若貧女一燈蓋精神到之喻歟始畫八卦作畫之鼻祖給事後素論畫之濫觴

竹田居士誦讀詩畫之暇直造_于著書其著率小言而卷皆中
箱頃又著此客笑曰此例握冊矣余曰子唯觀居士之外而未能窺
其內也夫解脫世累優游放情者居士胸中之止聲矣萬古今判
是是非者居士皮裏之陽秋矣此冊雖小從前畫史以吾輩事以文字之頃門針矣
躍於紙上矣雖則品評從前畫史以吾輩事以文字之頃門針矣
何小冊子之嫌哉該云獨活之雖不可食山椒之粒雅小而辛辣吾子
且退靜心熟讀此百則也保于嘉平月念九日書於松陰書室吳早之栢枿
大橋園下園即居士所馬贈也

辱交後藤棧識





